

梁漱溟 著編

禮記大學篇

伍嚴兩家解說

巴蜀書社

梁漱溟 著 編

	禮
伍	記
嚴	大
兩	學
家	篇
解	
說	

巴蜀書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封面設計：羅世國
責任編輯：周錫光

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

伍庸伯嚴立三著 梁漱溟著編

巴蜀書社出版

廣元市南河印刷廠製版

江油市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四元三角

ISBN 7-80523-112-5/B·12



梁 澈 溟 先 生



伍 庸 伯 先 生



嚴立三先生

伍庸伯 嚴立三著 梁漱溟編著

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目次

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合印叙	梁漱溟 (一)
禮記大學篇解說	伍庸伯口述 梁漱溟等編錄 (三五)
禮記大學篇通釋	嚴立三 (九一)
禮記大學篇伍氏學說綜述	梁漱溟 (一二五)
伍庸伯與陳亞三先生論學	
釋孟子盡心章	陳亞三 (二一九)
答陳亞三書	伍庸伯 (二三七)
伍庸伯先生的講話	伍庸伯 (二四三)
伍陳往復論學書讀後記	梁漱溟 (二五五)
伍庸伯先生傳略	梁漱溟 (二六三)
嚴立三先生事略	梁漱溟 (二九八)

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合印叙

梁漱溟

(一)

儒家之學在求仁。「仁者，人也，」即求實踐其所以爲人者而已。孟子固嘗言之：「形色天性，唯聖人爲能踐形。」儒家之學要不外踐形盡性，非有他也。然牛生而成其爲牛，馬生而成其爲馬，人生而爲人矣，若何有待更求實踐其所以爲人者邪？又孔子嘗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顧既不敢以仁自許，亦不輕以仁許人，是何爲而然邪？人之於仁，離合之間，難易之數，其必有以說明之乃可。

「仁，人心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其在人心乎。人心究是如何的？此既非有形相可指之物，必須自家體認乃得。爲了指點人們去體認，今且說

兩個方面：內一面是自覺不昧，主觀能動；外一面是人與人之間從乎身則分則隔，從乎心則分而不隔，感通若一體。試從此兩面潛默懇切體認去，庶幾乎其有悟入。

心非一物也，故無形體，但有其效用通過身體而表見出來。以上所言兩方面，皆其效用也。人當幼稚，其身體發育未全，其心之效用即不充實完具。徵之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亦可見此學無從過早言之。身體發育成人矣，習染隨增，天真漸失，心之不能外於身體而顯其用者，轉因身體機能之自發勢力（此兼先天本能後天習染之慣性而言）而大受影響。所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不過略舉其例，而「心爲形役」一句話要可概括一切。《孟子》「人有放心而不知求，」《大學》「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顯然皆謂此。於是而求仁之學爲必要矣，不可緩矣。

牛馬物類豈全然無心哉？獨爲其心錮於其身，其心爲形役是固定的了，則幾於無心矣。此其所以異於吾人之仁也。仁，人心也。心則主觀能動

者也，不爲身體血氣所主使，而主乎血氣身體者也。其竅要則能自覺也。自覺失，卽落於被動而不自知矣；幾於禽獸之歸矣！可不懼哉！

何言乎牛馬錮其心於身邪？當知此非獨牛馬爲然也，盈天地間一切生物，除人類而外蓋莫不然矣。試看生物之一生，莫不爲其個體保存、種族蕃衍兩大中心問題而盡悴。其盡悴於此也，雖有多途，在動物界大率以本能出之。本能者先天預爲安排規定之生活能力也。此要以節肢動物爲代表，而蜂若蟻造其極。信乎蜂蟻之有其羣，亦猶吾人類之有家、國；然而其羣體內部之秩然有序者未足尙也。蓋生物莫不有其個體生命與羣體生命之兩面。重於羣體生命者則個體保存爲輕；置重於個體生命者又輕乎種族蕃衍。物各有其所輕所重，而蜂蟻之類則重在羣體生命者。其一一之身體機構乃隨之以有分異而配合成其羣。夫社會秩序著見於其身，是錮其心於身者不旣昭昭乎。

牛馬爲脊椎動物。脊椎動物原不以本能生活爲歸趨。其身體結構之間漸向主（腦髓）從（各部器官）分明發展去，心獨寓乎大腦統屬全身，居

中而爲之主宰，大腦特殊發達之人類即其最後出現者。相應地，在生活方法上先天本能隨以減弱，而歛重後天補充學習。是蓋中樞權衡靈活之用愈高，則各官體功能之先天預爲安排規定者愈不足故耳。凡於此進化愈高之物類，其兒童（不成熟）期愈以延長，至人類而最長者正在此。是即所謂理智之路。牛馬本屬此一脈路，顧其進度不高，猶滯於本能生活，遂不免錮其心於身也。即遠高於牛馬之靈長類，其生活總未能超越乎依靠本能，其心曾不得不爲其身之所囿。獨至於人而豁然開朗，局面一新。

簡單言之，人類之獨靈於萬物者，爲其生活以理智而不以本能。本能猶機括也；理智非他，即此機括之傾向於弛解耳。脊椎動物之漸進於理智，不得之於積極有所增長，而得之於消極有所減除。減之又減，而翳蔽消除，其所透露者即人心也。本能者一觸即發之動勢也；所云翳蔽者指此。理智之特徵在冷靜；是人之所以能有知識思想，爲一切物類所不及者也。人心之透露，即靜德之透露也。《禮記》不云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古人早見及之矣。」

人心唯靜，斯有自覺於衷。《大學》之「明德」指此。非靜德無以有明德也。自覺不昧是其內在一面；其外面則無所限隔，人與人之間乃至人與物之間感通若一體。人類之側重於社會（羣體）生命也，即由其無所限隔而來，因亦不必有其一定範圍。夫是乃所謂仁也。凡家人之間、國人之間、天下人之間，其得以有雍睦和平生活之一日者，胥賴此焉。

人類生命既以其解放於先天本能而得轉其重心於羣體，却更從其欲重社會生命而得完成其所走後天補充學習之路（沒有那一點不可能完成這一點。）兩點相依相成，結合爲一事，是即吾人所以有教育和學術的由來，人類之首出庶物特殊優勝於茲確立。

然人類非遂無本能也。古語「食、色、性也」，「既明言之矣。後儒所謂「氣質之性」，「吾上文所云「身體機能之自發勢」，所云「血氣」，何莫非指目乎此。人爲生物之一，其於個體保存、種族蕃衍抑何能有獨外邪！

然而又非無辨也。物類於此，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頗

鄰於機械。其生命遂爲本能所役使，無復自覺自主之可言。而在人類則大有申縮餘地，因之亦可能失之過當，亦可能失之不及，每爲後天習染或意識所左右，初無一定。當夫不放失其心之人，則恒能自覺自主，處處有其節文。一言總括之：本能在物類生命中直若爲之主；其在人類生命中却已退處於工具地位，附麗乎身體而心資藉之以顯其用，而主宰自在也。此其辨也。

是故：牛生而成其爲牛，馬生而成其爲馬；蜂也、蟻也，生而成其爲蜂與蟻，一切自是當然，寧有問題。而人之於仁，乃至不易言之矣。

(二)

人之於仁，誠所謂我固有之，不待外求者，宜其至易矣；胡乃言其不易邪？事實正是如此：同時具有其至易、至不易之兩面。仁，人心也。心

非一物也，以求物者求之，夫豈可得？（註一）人有所求，莫不外顧，而心不在外也。不求自至，求之轉不可得也。譬如睡眠，寧非至易事邪？然在病失眠之人，殆有百事莫難於此之苦。是何爲而然？睡眠是大腦抑制，不可求也。意求抑制，則興奮矣！縱或知其不可外求，多方以自喻自戒，而失眠之苦難忘，隱微之間猶存期待，興奮卒不歇，抑制卒不來。唯其至易，乃適以成其至不易。

然其所以爲不易，猶不在此。且不求自至者，不可恃也，殊未足尙。確言其所以爲不易，有如下兩層。——

第一當知：人之易流於不仁也。人與人之間，從乎身則分則隔，從乎心則分而不隔。情同一體是爲仁，隔則不仁矣。然而在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種種壓迫威脅下，時時鬥爭、競爭的人生，此心能有幾時得免於其身之牽掣者？是流於不仁，其勢則然。方知識文化之未進，所受自然環境乃至外羣異族之壓迫威脅固極重，知識文化既進，宜較輕矣。而此時之人則視前又習於分別、計較、機變、詐僞，難說後後有勝前前。自顧而不顧恤乎人，此人世糾紛

所以無窮無盡，不得一日而息。知人與人感通不隔之難，斯知仁之爲不易矣。

以上就利害得失之刻刻干擾乎人心言之。茲更言其是非之易有所蔽而心之明德不明。是非存乎自覺，有不容昧。諺語「是非自在人心」，「古語「人心有同然」，似天壤間宜必有公是公非者。然而社會秩序之在人，非若蜂、蟻之安排於先天也；凡宗教、禮俗、法律、制度——或總括云風教——起於後天而隱操是非之柄者，一時一地各有不同，橫覽大地，縱觀古今，是非乃至紛然莫準。蓋風教之爲翳蔽，猶本能也；不過一則先天寓乎個體，一則後天起於社會耳。在生物千萬年進化之後而有人心透露；若夫人心昭炳則又必待人類社會歷史逐步發展之後也。（註二）孟子所云「義內非外」，「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在事實上固從來皆不免在「義外」與「行仁義」之中。而此所行在外之義，抑且莫不有所所偏。此從其一時一地各有不同又可以判知之者。蔽矣！偏矣！焉得仁？知不爲習俗所移而有以獨立地明辨是非之絕難，斯知仁之爲不易矣。

在吾人生命中，恒必有一部分轉入機械化（慣常若固定），而後其心乃得有自由活動之餘裕。此在個體則本能與習慣，其在社會則組織與禮制，皆是也。是皆人類生命活動之所必資藉，非必障礙乎心也。然而凡可以為資藉者，皆可轉而為障礙，此一定之理。心不能用之，則轉為其所用矣。其辨只在孰為主孰為客耳。其辨甚微而機轉甚妙，心有一息之懈，而主客頓易其位焉。亦或不遠而復，亦或久假不歸。久假不歸者不仁矣。不仁非他，硬化之謂也。於內則失其自覺之明而昏昧，於外則失其情感之通而隔闕，落於頑鈍無恥是已。其不遠而復者，仍不免旋復旋失，其於不仁，宜不若是之甚。知平常人總不出乎旋復旋失與久假不歸之間而莫能外也，斯知仁之為不易矣。

一切善，出於仁；一切惡，由於不仁。不仁只為此心之懈失而已，非有他也。惡非人所固有，不仁之外，求所謂惡者更不可得。是即人性之所以為善也。世俗徒見人之易流於不仁，不仁之事日接於耳目，輒不敢信人性善之說，正坐不自識其本心故耳。

第二當知：人不自識其本心，即將永淪乎上文所云「旋復旋失與久假不歸之間」，而且失不自知其失，復不自知其復，終其一生於仁爲遠，於不仁爲近。仁之所以爲不易，確言之蓋在此。

平常人終其一生於仁爲遠，於不仁爲近者，爲其失不自知其失，復不自知其復也。如何得免於此？是必在能以自識其本心。自識其本心，而兢兢業業如執玉，如奉盈，唯恐失之；如或失之，必自知焉。而由其志切，卽知卽復，或不遠而復焉。其復亦自知其復。蓋本心非他，只此衷了了常知，炯炯自覺是己。古人「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睹不聞卽指吾心之常知處，蓋謂其不可以形求，不可以言顯也。唯其愼也，庶幾此心其得以恒一而不懈乎。然而未易言也，是力求實踐其所以爲人者所必勉之者而已。勉乎此，雖不能至，而於仁爲近，於不仁爲遠矣。愼獨功夫便是求仁之學。

儒家之學在求仁。善爲此學者宜莫如孔門高第。然試觀孔子之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且如宰我竟遭不仁之